



由拳集卷之十五

東海屠隆長鄉

著

書

寄田叔

田叔足下田叔書來舉詆訶先達文以爲罪甚善
深哉沉痛而有味婉曲而盡物情真長者之言吾
矣吾過矣然此非自今日當少年時讀乃公文本
彈射蓋知乃公鄉人不知其尊官亦不知其子
也足下謂不當彈射官人恐其子孫有甘

其子孫哉口中雌黃偶及於此此豪為諸生
削去業已為足下所瑕擿足下愛我不以美疾而以
藥石甚善甚善刻成寄長安諸君發一日矣而家
持足下書來叩謝然越趾及於堂皇之外令二隸馳
騎追還荆丹而後發也不佞賦於昔人無能為役而
欲詆訶先達少不措事如此所謂笑古人之未工忘
已事之為拙斯揚馬之所掩口也然不佞此事可謂
踈狂未可謂涼德夫妒物品而爽衡豈掩前美而崇
已觀是薄夫之施也不佞弟有不肖於心偶逗于口
固非易置蒼素妄為瑕瑜也品臨人文從古不廢亦

信亡一念一事不可與神明語爾志行可質於神明
而不諒於同胞則命也僕又何言不佞不幸舊涼德
重辱吾子今不樂別謝過矣不知此後諸可憐稍從
末或乎願足下亡廢後介拙集稍附近作講正大雅
當海上故人

不佞落賦三十年口甚乃得一官猶蕭服人下昔者
呼同聲竭海遠何大越山和訝自謂雄豪乃今頽
婦人爾望貴官卓論彊骨迷而前顧何如希衣故
上哉每誦嚴陵寄侯君彥兩言報自用定

吾輩爲令必骭骸吾固以銳指柔處之是盡血牛
之示之以波流也世人又相不佞疎不佞非疎也直
忘機爾嗟乎疎不疎復何言哉僕於世味頗淡山林
無青雲之骨珪組宜烟霞之相僕終尋陵陽子明撫
白龍背既升日月爾百年之乃爲龍幾何而令彫耗
壯心於萬壽期會問日與吏胥競刀筆之能而措性
命之理斯志士之所大痛也不佞雖爲令晝夜兀兀
然不敢以外服酒肉和抱神守宅即丹砂不成猶將
超然比於海鳥悲太宰九奏曰不若於在曠野喋喋
荇藻也所以未即長往者勢不可爾世人徒見僕媿

官欽欽駮駮視事謂屠生努力仕宦聲名爲他日地
乃不佞聊以此見志非有所覬望者也足下方道
丘園海上二三兄弟時七呼麴君握手流連白日未
闌繼之秉燭獨不佞遠遊葬上南雲可勝延結足下
與諸君爲驩時亦嘗一念汝故人不新刻一種請
大雅居穎半歲始得寄訊左右冗可知也

又寄余君房

君房先生足下嗟嗟人言君房窮愁願君房

黃野蒼賢所悲世回拙於用大

不測之深浮雲四奔日月下走則喪其五內
非神揚寥廓足蹈習荒不與斯觀矣此可以喻吾
余先生君房以高言驚世固世之所爲喪五內者也
又鬼物之所呵也放而之壙垠大澤即山川烈風雷
電交作百里而外車轍不得停焉蹶躅得路天矯寤
步則乃其固然矣僕又願先生稍半之亡徒取驚世
爲也而令世人得稍上通賦之雖然重竿而終年不
獲一獲而橫千里斯會階之釣也先生故曠然玄朗
即獲不獲烏知大海雲霧波濤春天挂長颶於海月
凌虛徑度三山非運何不樂矣僕瓌尾一官跼蹐

人歲月幾何強半馬上素衣化盡玄鬢月短簿書不
浴風雅亦衰秋氣一動候蟲早吟感彼代謝傷此
落倘爾若乎可託何修名之足云僕性斲弛少無
曲之譽學書不成遊世無術令爲令塊然株守勉
三尺息簸蕩之氣而遵繩墨之塗思懷仁負義以
天下哀憐黔首上不負主上下不媿交遊光明特
少見感慨然後三山五嶽惟吾投足爾柰何茫
若足不展也材陪下乘命則小星竹素之事

之教吾尚何以胃諸胷中哉足下寥廓之士
照何所不覽幸惠大教徹我顛蒙沈嘉則先生張
穀汪長文楊伯翼沈長孺家田叔諸君俱無恙聞
府公試士舒即得雋殊喜此君故秀才異等一日
里此爲前班小刻新成寄足下請教文品僕不能
知寧逃作者敬後命大江秋氣幸愛景光

又寄楊伯翼

伯翼孝廉先生足下五月間令先公之喪但馬傷
遠道之人不能一致生芻延佇大江南雲若結司
物故既悲長公楊氏不夭復傷季子人言有言哉

龍蛇喬木載摧風雅彫喪我二三兄弟箠上在
能爲懷足下才情美贍高言故綺今感彼下泉買
青山宜視寂照大悟玄理長風白茅助予悲心寄
瑟之興闕沈鬱之致肯執作者乎每臨風誦足下
句秋天颯上下芒碭寒雲時序搖落蟋蟀宵鳴江
涼風故人亡恙吟無過若勉爾加餐新刻一種寄
覽教械屬百冗畧叙不宣

寄張長公

先生足下得足下七月書甚心切

其情有此心輓章有云但訝黃鳥堪同死不傳
可報恩即無倫詩寫我沉痛情致不淺臨風自誦
下西州之節矣不佞自涉顧來日夜提身潔行惟
慙棄成事之知不足免此刑未忘德音在耳某之
不肖違時後幸同前校以獲免於大戾則司馬公
寵靈自人也誠不在龍蛇賢人災何耶而我二三
第策上苦學之上僕獨何心能不恢而每望大江
起亭宇如中蓋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天下高安
韻直可度世今居憂得無過傷乎子山故蕭瑟當
廢曠懷秋氣方深無嘆搖落亦無數迥流波館恐

勝華屋之感倘悲能傷人一夕可老也近聞邸報知
次公請祭葬書已奏尚未已式令殊勞嘉則先生通
州志誌雄絕古書是守公之志也嘉則先生通
美刺彼德上皆流矣公大也
誤及某公田叔尚求
自度妄有所強射僕則
太深然不廢忠告之義僕敢不敢承
家居無恙吏事正冗不能一一裁書遠望江天可
是結

尊君生辰白雲在天海月甚麗諸子賓客奉觴
獨遠人漂泊淮泗是夕把酒東望烏汝大人長詞白
雲之謠因風而寄聲也味復數中少此人乎足下
念之復自草先生時時過從不似來四方交遊多
矣故... 家人要如... 風流高霞孤
... 而失此人百遍
... 生吾家八郎尚
... 金以助貧交
... 乃穎上令寒猶
... 尺布一錢所得俸米僅

足為老母倚為欣而... 取給焉
中有一金買薪水兼... 諸家大人揚
稱富矣雖一金時上... 細君相顧而
驩樂為吏貪如此... 致身
官歲得常俸奉老母及妻孥於某足矣尚敢有
妄想以敗官歲以為同袍諸故人羞哉且自揣
相不得富貴為吏信貧視之奔走糊口四方
... 是僕之所為知分也為我謝故人

邦父老子弟則其効可睹也足下以爲何如幸不
遠教聞之芳已棄去學士業崇舟從范蠡計然五
間恥作老博士頭戴平頂巾倚杖婆娑即商賈進
我第無多上胡姬則樓不餽魚食易盡白日亦易
也之尊上合已入京不入京可過我頃上官况如
明且其篇遠寄深感雅情
不次
與馮開之四首

壽昔長安諸公常以第調官爲要乃觀察朱公亦
言之愿不肯無有此也而七月間孫太史以德過
與朱公言之願又者其公不愿調督臨者恒以爲
朱公愕然公何言也孫太史又曰第恐撫按諸公
有此意爾惟先生固之朱公答云撫按都無此意
逐私計可以免此矣乃不謂竟有此舉也若不肖
知令執勉強提身潔行庶幾寡過爾若之具會固
邦雜揉欲以穎上之治治之不可得罪過當徐
與之父老子弟以隆雖無他行能此中頗

如家人父子也今驟有此惡誠難爲情聞報後
日夕對此問父老相視掩泣爾而適部使者先生
壽父老子弟奔走應留於按院者百千人弟恐此
益於弟之去留也兄爲累禁之不能止也倘按院公
肯憐而留之則天不難令諸爲地方事體俱未睹成
動止也弟之去今人相逢於道旅追隨累日去
之亦難不情也誠稱父母子弟者哉秋天搖落寒風
蕭蕭人情物色兩入悲心去去誰知原野爲空且
信美且壯士矣足下謂我奈何會有小吏入京密奏
腹心不能一一弟之曲折幸且無爲諸公深言之也

行符諸兄幸爲寄聲

十一月屠隆頓首致書聞之仁兄足下潁陽父老
子弟千人白御史臺遮留業已可之矣既而以成
爲解首鼠兩端即青浦之行快矣之青浦去神京
遠音書不易達然山川當不得間吾兩人驩也君
上不入覲而居青浦即得入覲握手有期以是爲
爾弟居此間一歲監司諸公皆情不佞勤苦私其
借太過弟未知京師諸公評騰若何弟雅有不
又身雖去一技重爲身累又爲邑諸生別小

三教公可爲寒心便欲奉老母歸耕海上
苦無田嗟我仁兄何以謂我足下處清華不知弟
流難居多愁真令人老也弟素以不能名今廷議
調不佞青浦真流爲難治矣听其故弟不能知豈去
歲難穎上今年遂不惟青浦哉反及思之足下倘有
所聞幸以見告他務增與百不宣一
仲冬既望曾路頓首白問之足下解馬饋人入京已
附致八行爲天寒請早草不盡所欲言西蜀劉先
生觀察明州於弟有知己大恩客歲曾與足下偁言
之且屬足下爲弟一徃候劉先生致謝亦屬沈君也

今劉先生謁選入京旅食幾半歲矣居承恩寺甚寥
寂不得意乞足下要沈箕仲陳伯符沈少卿或館中
年丈一二厚善者爲一過存劉先生具道不佞鄙中
令劉先生知竹生居長安能得諸賢豪大人之心
以見劉先生門下士能不忘疇昔諸公能以不佞
而重劉先生一爲知己生也甚善甚善惟先生留
沈箕仲陳伯符沈少卿陸敦承沈楸仁諸公當修
言白狀會積雪筆凍童子炙火而作書不能多
以此出示之部教已到府監司更定規程

去京師雖稍遠鴻鯉往來亦便第在下吏無他
獨時上繫心諸故人知己往來憂寐不絕也何故哉
向吳孫太史合肥曾年丈過第最厚矣宣城君不
信使者兩月念之不置渡江即遣人問訊宣城君方
屏居青山中不出歲星大隱者哉渡江苦無路費無
能寄將柰何我誠欲一並奉去幸勿罪非薄

屠險頓首聞之太兄在下渡江來遂不得通一問杞
懷我聞之日夜不置嗟天乎吾我一頓上不啻足矣
柰何青浦也四方無賴群其中為一小村落華上三
縣復割荒區瘠土稍增益之置縣城中廬舍寥落大

在華上兩縣貴官大家別業佃民常然者民
甚矣而令出賦稅至上數萬民貧故俗日趨於
若賦之急故俗又益日趨於姦利又賦歛多為貴
大家所逋催租吏持縣官刺叩士大夫士大夫
去不視吏脅息不敢出聲甚而為門者所呵不得
見貴人之面編民慄詐者挾官錢從博人酒家
募無賴受縣官鞭笞痛楚貧者體無完軀易
果不得錢有鬻妻孥鬻妻孥不得則化為烏

無狀欲以頽上之治治青浦

出辦誰能堪此者非刀錐朘削不得有
朘削膏血幾何矣今強其天性而用莖楚良苦不
稍寬而息肩元元十數萬官錢必不辨監司者將
一尺而罰罪青浦令復為多乎嗟天乎若我一類
上不會定矣奈何復青浦為也他縣官即百冗官日
會民有一刻之閒此中一官營苦不足也僕何保
罪神理而降罰如此深矣一官營苦不足也僕何保
與僕言也偶有入京之便一官營苦不足也僕何保
念我無廢八行

與沈君典

在暇不及數月矣念天下不去口容歲冬十二月
青浦之命扶倚老母渡江南兩歲之間奔走南北
虛日薄命之人犬馬因當青浦故一村落爾民無
著群四方無賴居其間又土瘠而善逋官錢當事
以其善逋大縣徵令之所不及也而置縣又割華
瘠土稍附益之歲額增至十數萬今視城中數百
昔華上貴官人家別業流民儲居者氏族莫可
吏胥俱有罪亡人與居民表裡為姦如含沙之
來巨姓出沒吳松間為推理自置

不敷民亦視令長弁髦之矣最號難治渡江
來未抵縣言青浦難治者滿耳矣督府公移書主
者特為古州擇令長而謬匪不佞某嗟上是何异
人之不亦庇而代以尸祝也某自冬十二月抵官
務竭毛勉強振制尤苦催什民無賴者挾官錢從
彼歸家飲酒與人交押是食者有麻桑絲粟不得
思為安婦也嘗不可有早家進可先走催徵者頗
用筆集已愈惡過去某以官室之術以嚴言風以
情父老子弟雖然樂輸也諸所覆若燠休一如居
上時獨約束猶胥姦氓隸奉三尺惟謹此與穎上

里外又苦三兵孔道冠蓋旁午奔走將迎日不暇給
某又以文辭窮海內虛幾無人及人才士亡不延頸
願交墮棄民事而與諸公日聚首空文游談招尤
妬則吾不致令門考一切不見即為吏鄙士應
憎俯仰周旋難不難守于患問周請利公府响哺
窮挫撲豪滑不入莛竝於度而門門廷士不誦事
人而折節布衣賢者不以骯髒取罪不以依阿乞
不昭上而扶日月不汶汶而負泥塗斯中庸之
者所託也某願學未能足下何以教之某

絕白玩心玄虛豈不亦曠士幽賞哉奈馮商入
當枝賸今居煩劇種上勞人一日十二辰嘗苦不足
即文字之緣可知矣僕學柱院荒官復濩落相如失
公之業向失之矣奈何能為如已生色也足下薄金
馬之榮而春立中之樂
名高北斗海內才
杰咸願其兼善成吳魯山
人物娟秀足下恐
不可不一遊之峰三陟望子久矣兗中敬遣一介行
李奉訊大夫入百福倘惠然過我則有山中竹杖湖
上蘭舟翹首天雲因風神往

寄少宗伯王公

際之於風雅之道醜惡無當鉅儒鴻烈也往歲居
都門自度非王瓚黃沈不登清廟乃退而安其拙韜
子雲之筆累君細之香戒用五侯却步平津文慙繁
露不馮何許義海凌雲自薦為崇庶幾執尚玄守維
矣何得大交旅今中有茂村一章杜門偃息其下
古人書六籍而下問流覽諸子徜徉乎偶騎馬出
復徜徉如故也以故雖鉅儒鴻烈如先生者亦未
抱尺一之贖求通姓名於記室乃先生願雅知不

游揚之諸公間而又以陰方辱在牛馬走

報謝然心銜高蒙矣獻歲行役太倉得奉車輪清
如披五色雲我七霞慈慰我素心迺先生入門勞苦
如平生始知兩沈生言良不虛顧影自照陰無一足
當鞭箠使者夢中有夢便可藉以自老陰兩經罷邑
鞅掌勞人青浦公爲去會九頃臨治視二大邑十不
當一而供億徵令等之又上春試重校僞朋興百事
如謂又日承事諸薦紳大大收道不暇柰何令爲一
日十二辰常苦不足也行年三十發見二毛命也良
苦大馬日當陰爲令無他治行惟不敢行恣睢以傷
寬理析秋毫以敗三尺而重爲知己者蓋諸顛謬種

種幸願長者教之除讀書窮經古瓌人碩士崇敦大
者之卑屬之操標伉莖竹樹長厚之德樹氣節則易
於矜露務沈毅則易於剛柔局近於高明則澗步
而多踈行能依乎中庸則頭尾而不振此林之至性其
不可強率而行之皆有以樹尺寸流竹素迺先生博
大勁爽秉節通華實蕪收仁明並篤此其大都
復崎嶇歷落淺中小知之夫可窺先生萬一執陰不
肯平生汨沒小儒文紈而間於大道然於古人安
命之處亦嘗稍見一斑矣今爲小吏雖促遽不

以悅天下耻空抱筆墨區匕與雕虫角技而涉世
深才智短淺如驅車隄坂濯舟滌瀨將焉濟矣至於
踵文士習魚道遠以逃而獲視民事偃蹇自放而厭
簿簿書清談名理而吟嘯葉官守以爲天下口實則吾
豈敢哉先生文章節義之流於世此真不肖隘所願
奉鞭箠使者况所願者不救不布其款匕之愚
日以致平今向往者恒以爲小刻多諸生時所撰結
請正大雅

與徐志翁一首

孟孺徐孝廉先生足下往讀吳鉤發硯知足下諸子

白眉翩翩飛藻故自非老博士家無何居長安於馬
生所得徐主深夫書云足下善病則以爲造化小
妬足下才俊甫自後返時匕向往足下吳會從二
後代多天人才士足下今鶻起菰蘆中他日領旗
挾秦魏凌厲中原非足下而誰僕於此道無能爲
顧獨私心好之又雅好游揚諸公往歲嘉平月
吳會僕誠仄仄難之而喜得從吳中文人才士
拜節於郊報問徐先生無恙乃不佞時匕虛左

不得一嘗徐生問足下方爲白下

姑蘇結襪王生而歸此君無論詩若文即懸河談
能令稷下生息影而遊疑乃公舌端有五色雲除
嘗與周旋真使人意銷馮生素心人當不作公孫子
忘故人態久不通尺一足下當是嬾故爾書來會入
府言府公允甚率爾校書百不宣一倘過臨邛令乎
當一日三朝相如也

目者青雀舫過浦口獨不佞患頭瘡不勝進賢冠不
能倒屣出迎高賢詰朝令人物色二君將科頭相見
與足下唱陽關三疊倚茂樹婆婆言別則報解維

矣爲之悵望累日三月中旬送吳廷韓浦口把酒唱
訝僕有水綠花紅送遠人之句遂巡情致不減文通
恨足下不此時行也聞何士仰清標遠韻與足下道
頑青雲真僕所願從遊不待一傾橙爲恨孫以德
史玉璫黃泥銼少年自致雲霄絕不作貴人態每
之使人生塵外之想詞賦大楚七如其人足下言
不謬足下詩辭秀麗筆札遒拔可無古人至博士
言石室洞天青霞紫氣當是不從人間來非關
不能識矣世人好唯黃亡當信而自堅是

後玄津反不足度世世亦寧有僊真墮劫乎愿天下
益鍊丹砂九轉不已白日且生羽翰不然費長房可
虞也君典數日前以書相問云首夏且微服見枉第
青山春人恐未易出門爾便時修問當通足下姓名
於君典足下如豈感代中物雖存自齠歛寶氣猶時
時燭天何必藉僕背游揚然人倫賞鑒自是吾事喜
則詩選未有寄到到則即尋雙鯉致之矣白門柳色
無恙乎青鸞卷所雜與迴翔六朝佳麗僕未得一至
自笑僉父送廷韓一絕書扇頭即借送足下情致一
爾人南附報冗不及多具

與王百穀

携江陰牡丹歸以何異相如從臨邛竊文君逸哉相
如區七以一文君遂病消渴今爲文君者數十奈何
不令王先生顛顛乎因知足下方迷花花間玉缸
可自老棄青浦令如遺迹矣然僕從鞅掌中思足
良甚參差日暮夫君不來昨拜書空足下有意於
復讀第二檄竟使人心如寒灰足下自爲何物而
君子皆陽橋耶乃臨邛令終欲引相如爲重惟
爾之讀送莫廷韓詩格高聲俊行卷難忘

章叔來知先生有北征之意僕喜動顏色碧鷄
遭遇好文之主然後協諸金石光垂竹素丈夫鉅
何必箕山日侍先生人倫賞識談咏煙霞宜抗山林
之節然或扼腕當世便好七不休固知予陵非碌
隱者懷仁負義以卑天下僕竊爲於生歧之母謂處
則遠志出則小草也承惠玉卮此非僕所敢當取酒
南嚮酌地拜嘉况矣重耳無以報社王奈何蒼頭回
敬附楫不日且遣一力訊下執事不盡拳拳

奉徐少師

隆竊讀傳記覽觀古昔鉅儒大人建立鴻業翊贊

而造足以啓奸萌試顯問於衆人則或避忌怨之
而莫肯以實對此其難者一也先是催科太嚴擇
過濫經催人等至榜腹而完官裹創而催辦民
稱苦逃亡接踵今不肖隆以官寬之下頗感激足
完納似矣然 朝廷歲額必不可緩徒以官受
補於民夫與其始寬而隨誤以貽後日燃眉之
如先嚴而責完以與百姓息肩之期且錢糧不
係貧民拖欠或係奸豪負賴或係經收侵欺一
尤上貧民猶不失拊循縱使負則其

絕者衆因人戶逃絕以致田地愈荒者多先是
開墾之令非不日懸但緣鄉野小民領種告貼者
縣不即時給發守候之苦有科索之費而官府未
留意存恤則恐領種荒田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
以小民疑畏不奉今不肖訪知弊端另爲立法小
始樂於開墾一月之內領貼者已不下三百餘家
貧民開墾荒田必資工本有司既不可擅動
即給帖猶勿給矣將議賑
請又未必見從此其難
尙俸資及無碍官銀共
散貧民爲

本而俸錢無多小惠未徧則出示勸諭富民大
家於民間自相賑助以富濟貧損有餘補不足尚
量力不拘多寡而本縣則爲之懸立賞格或免其
責或免其雜差重則或獎以牌扁或榮以永冠以
風勸似矣然自古恤民之政未聞有此計出不得
恐終非政體其可行與否伏願門下教之荒田
既已逃絕而重額尚存往七遺累里排賠納萬
甚不肖業已遵奉撫院明文親歷四鄉沿立
田頗爲得實中間委多拋荒一

將來愈不可支已經冊造絕數申請議處
求減額糧又謂求作改折愚意竊謂改折則恐小
利無補於民議減額則恐定額難以頓減此一節
望門下將青浦癘瘡苦情爲撫堂一言之即片言九
鼎爲地方造福不小矣其他大小事宜多所未盡
不肖稍知自愛不敢爲惡然天下事亦大難矣不惟
惡不敢爲即爲善恐涉於近名不惟害民不敢爲即
興利恐未免有害彖理難窮事體難安群疑難釋
口難調竊不自量蚤夜思維欲爲敝邑小補而以一
書生初出涉世更事不多識見未定乖刺種上抵

辛負仰惟相公 領廷柱石鄉邦元老治道懷後
學指南伏冀惠賜大教隆在下風敬端拱以聽不任
瞻仰惶悚之至

寄高升伯

升伯居賢關操文衡懷仁負義攬華披秀作我髦
宣暢鴻烈暇日與諸公清言名理篝燈丙夜迴翔
螭歌咏振鷺嗟乎升伯良不負平生賤子奉馬
後日承事貴人如小家女充貴介下陳盥掃易
難工獨日夜欽上勤苦則習焉言則

雲間雲間莫難於青浦青浦者故華上東南廢土
壤也民無土著七邑逋逃居之成一村落歲坐水
不登國額日逾兩大縣患苦之為別置邑治又新創
百務草昧當三吳孔道車蓋旁午兩大縣薦紳大夫
田宅在焉得民大都其個人從之爾以一新置小邑
而官而大縣大夫士戶外之役常前也且多不諒均
賤子或太深故百廢難理問多口難調為吏
顧不良苦哉勤苦將事加庶幾免於大吏
僕竊慕此未能先生何以表有便羽敬附
荒穢莫廷韓之人才可念也

答沈嘉則先生二首

青浦望鹽官盈七一水爾廼坐困簿領不能處擲頭
上進賢冠從先生杖履山間水涯筆味茶味何物不
宜悲哉一吏如檻狽富貴既非所須持此將安歸
八月之期不已晚乎隆不肖不能作彊幹吏而能
寬理和其士民門庭真如水日日蕭然新種卉木
已翁鬱成林日夜望先生來一獻咏其間天馬今
二陸先生祠墓在馬泖上浮屠四面孤懸空水
陸宗伯新病成經閣藏經數萬卷佛子

願先生即櫂扁舟來敢爲山靈致邀寵光致結
生集可携之篋笥中且行且仇不然矣再返就李
業未晚也馮吉士開之予告計此時已抵家矣其人
開美玄超不可不一通問碑文真文章鉅家深嚴闊
麗第不肖德薄無當游揚爾當取便寄穎人穎人雅
不聞於翰墨事恐不足辱大雅奈何

讀越草如失足崑崙絕頂下見丹霞赤水文虎玄豹
雕麟紫麇冰桃碧藕目眴神搖誠不自知安所去取
也先王近作迺爾七豈惟才情轉富前無古人亦占
之生喬松遐壽馬王棺木下來奈何會頃且婆娑
人間爾嘉則越草詩有云不如醉卧空山中玉棺下
來便堪死故未及之

答錢淵父

不佞從就李諸名流及聞高雅舊矣蜀人來言沈
生容足下足下非雅秀孤暎安能容我沈先生哉
先生盛言足下俊才恨不得一叩齋頭郊居無
穴奇處士爲侶太史當重占真人來行矣因風
叩令久遲相如而足下占恠不發使人而
何如何致遠傍人操小刀

所不可不然無徒久奪我五湖長為也新相
輒放言及此罪過人回草上白狀冗不及多具

與開之四首

過過婁江謁徐觀察自言與仁兄遇於淮上計此時
行李抵家矣弟日用薄鈔不能負弩矢走迂旌干
神飛動足下薨辭歸鸞歸而作五湖長揚颿鼓
柁雲沙亂日鷗鳥近人大是樂事下官向不自戒失
足泥塗為家大人日竊五斗為受羈磨麤駮乘
得通脫自快也足下東弟亦先期移此中雲間去
李咫尺爾即祝仁兄眉睫間而尚阻晤言脉上一

言非土才詎不勞寇雲間足下舊遊諸名士故在領
握日夜望足下一來不啻望歲也徐長孺素非之南
征莫雲卿徐澤夫北上行時以不及候行李為恨
下誠惠過此中與第訪二陸先生之故蹟九峯三
歌微寵光渺上俯翔滅經閣孤懸大湖四面空水
比丘俱白誓長瓜焚香誦經其中亦佳勝可遊也
下歸省尊公驩樂可知幸道隆問訊嫂及諸公
善不雲間之行不可復遲幸足下報可第當理

待矣

又得仁兄書甚慰飢渴敝邑荒鄙勞長者車轍款
踈簡何能無辜仁兄初歸正在鞅掌想未能即遠出
賤子之望故人真以日爲歲此羈於令無能奮飛誰
謂河廣曾不容乃深味風人此言歷上如畫良足悲
心始謂行李一出都門便堪控了遂巡半歲尚阻晤
言是何睽離之易而遇合之難也三吳大水六膝化
爲巨浸魚鱉舞於長衢徒號自負傷爲令無狀試身
柰何何想明智當作何良田也尊公華誕以七月何
日上壽既罷能遂買雲間之楫不倘夫人當戶掌衣
恐仁兄亦復多情不妨長嘯出門把臂湖山吟弄

月使太史再奏東南衆星良亦不俗沈嘉則先生夜
衣雄杰人倫冠冕今止作客鹽官之錢氏爲故給
錢薇先生輯遺文第系以書促之別以校讐未卒
爲解鹽官去秀州咫尺足下不可以當世而夫此
今山人處士滿宇內大都崇虛聲遊談無當獨乃
翻上不惟詞賦偉麗陵轍古今墨卿而行義卓絕
需孤暎即羊標談味俊喪玉立理致清遠與之用
可以志老恨近日頭顱且種上吾欲取商山

嗟是下急走信使往通之勿失延此君亦傾向
之日久矣嗚先生素以屠長卿言不阿如此神物
中可索摸得也足下幸過青浦可約與俱來第且
折東招之青浦令門庭真如水不妨擁篲而迎上
也賀伯間近作何狀想數過從論心道故久慕袁
凡君相見幸為寄聲前有長牋致伯間久未奉報
何故河漢左界雙星在門瑤姬奏笙龍女進曲蒲桃
新綠銀缸乍紅階下斑衣堂上珠履人聞差樂何羨
洞天又得玉皇香案吏新篇足為壽矣不勝之儀并
希麾置鴛鴦湖上時七繫心向辱沈翁諭以壽事

弟既自為叙不能復握筆乞為我謝之

湖上之會樂矣弟以吏事徒歸賢明不得與足下再
盡繾綣私心殊未快後會何時言之悵惋嘉則先生
尚留春中以試詩書為事神肆力王出語驚人
使人悚然心亦若下無盡賦為二十咏多言古麗情
綺語弟與嘉則同賦成讀之頗懷拍七然命記室錄
上請教更要足下賦之已寄玉元美先生屬和矣
途定佳勝生朝上壽年伯尊人燕氣颯七涼風乍
恨不得與珠履之列能不依依沈君典未有來意

有尺素敬上侍者泛泚作共爲二冊其首嘉則者
足下首第作者求足下書佳篇付嘉則先生其一空
白者求足下首佳篇付第過下邑雜詩當另書一冊
同二十咏并奉去也

西湖之遊樂乎第從部使首考歸而梁伯龍造見况
云日容記事以足下月三龍改翻七豪士今老矣
誠然熱烈士暮年忙心下已探九走馬之夫誤
爲小吏局促如棘下幼子心涼天日長松臺落五湖
間足下何乃掉臂去我不屬消息而月即百冗尚留
足下胷中久欲遣平頭奴致數行輒後冗奪足下每
賜一札必俟弟先之爾不然者經歲無此可以觀吾
西人之交情矣然不肖視足下猶爲勞薪乎

由集卷之十六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與王元美二首

天降災下邑元離此大肯隆日夜蓬跣自傷為
無狀無能出一籌救我父老子弟徒步走雨中率
老子弟親操畚鍤築隄阡今禾稼僅存其十五爾
居不能修德行政以召天和及馮夷竊弄其威
姑倉皇出走龜勉支吾亦左矣先生不加詰

崔軀迎沈嘉則先生甫至自鹽官縣也得此如操
雪而下神物也嘉則年來詩律更細神力更王其所
得意前無古人署中無事戲爲二十咏陰與沈先生
同賦成左右顧盼提挾風霜舉趾頗高矣敬要先生
同賦之被奉爲目幸握管以待有如先生不賦此者
雖非鮑昭才盡終無以厭天下英雄心惟先生圖之
嘉則先生甫至未能擬修問多致意長者謝記存且
云八月中旬過夔園訪先生也

曹子念見枉得先生五言絕句二十首讀之齒牙間
泠泠生山泉爽氣留三日不去子念自滬之行以何

日日許作詩送行別後竟冗奪柰何散髮張大司馬
德表東海文高越絕且天性好游揚士類後來之秀
類以成名者甚衆不肖故出司馬公門下平生國士
之遇烈於皦日不肖哭公詩云但歌黃鳥堪同死不
信明珠可報恩大槩可睹矣今其嗣子邦仁將走
里掖服謁門下爲司馬求墓銘先生持海內文衡
下之人莫不欲得先生片言隻字以爲重敬微
先此下臬司馬待以不朽家少司馬平生又門
加也不肖心知蓋稱兩司馬云其子峻亦將

於下執事伏惟裁察沈嘉則先生辱先生款遇私謝之中懷耿七言何能宣黃雀紫蟹肥矣

與丁右武

往歲與仁兄倚醉長安連鑣廣陌雅志絕塵冥心獨往可謂極其徇之欲悟逍遙之旨假令人生長如此乎即榮挂七命身登九列何異也頽頽未幾便各翻飛一出都門路路北山山出露再零望山川於南中思君子於天未忘然隕涕矣足下場旌四郊攬轡七閩宣士不忌足稱須眉子第鄙庸椎魯兩為丁

人而氣數多厄三具近苦水潦漂屋傷稼餘存載途徒跣自勞痲瘵無補為之柰何故人久濶近况可知仁兄兵標曠度秀拔人群聞與汝虞相得驩甚障一令故兵難士而足下深篤同禮之慕修兄弟之好君終長者慈氣如此汝虞兄使南便附數行盡中懷伏蘄速察

與王敬美

都門把臂為歡須臾一夕分携千古永嘆賤子重移具會咫尺委江會以職事至得一二

游我滓穢召我清盃可謂出幽谷披閱風中殊
因喻謝家春早有懷瓊樹枝更切也自後連遭水潦
飢傷此多感臣伏生空置於奔命未能一修寒暄門
下而信使累至之益以出也為媿矣率爾附致殊
不盡中懷伏祈察

秦陳平報

往素之悲上舍杜門而居上為明公以書相聞
具言明公念不降自降信謂衆生固謬
稱明公騷壇大將人又秦伯友西行襪線之士而游
揚之哉且也安下吏之分不敢輒以姓名通於記

平生傾軛大雅真如謂既又雅聞明公獎借才峻恒
恐不及風流師表海內延頸下走益欽欽豔焉每投
袂自奮夫蜀山之劍迤邐之劍氣類苟同庶若梓
而况含靈之偽劣異之出哉斷即不當以賤吏為
天下豈有挾監司貴乎天下士陳先生哉而三尋
當有大青兩師不仁陽侯竊事鬼母乎於城門而
猿出於長衢洪洛蕩折為元元憂小臣蒲服奉
之役徒跣自傷竟使鄙吝日固風雅坐衰執鞭
未得請業先承長者下訊惠以瑤華霞光

乃細察書詞又何情至也明公折節後進固自傷
天性短不肯淪東海鄙男子見不踰于坎蛙而技且
謝乎聽置而後以上見卓輪清塵而奉盤盂下風裁
不肯臨而後以上見卓輪清塵而奉盤盂下風裁
江武而後以上見卓輪清塵而奉盤盂下風裁
備不賦之辭然付官而後以上見卓輪清塵而奉盤盂下風裁
公不以房蔡為官而後以上見卓輪清塵而奉盤盂下風裁
侍者下陳也情息則取

與馮九常

足下官太常居白門頗違獨弟而為卑冗下吏百勞

長者廼暗間者諸所割割抑又何磊砢也男子懂
地豈止取尊官厚祿內以飽其妻孥而外誇里閭要
以蹈道執節粹嫩貞亮不失丈夫之致亦仁兄翺翔
雲霄而弟浮湛薄牘修名不立玄素復雕神颯促
羲和轉轂每思捫足峨眉積雪之間恹然自廣而
羅羈之長轡莫聘柰何王上舍來得足下華札如
龍光自足下入留都弟之浮踪飄轉南北卒卒
更之暇修一寒暄而芳訊先至使人抱爐良保

弟兄見其人僕僕推有

厚情不置兄亦何所不厚哉敝邑曹上舍志伊以
雍便附數行不盡綫綫

與鄭職方

往歲一晤年丈於園間城下瞬息分携及抵西陵見
蒼頭來言法篋之狀良所太息此後浮萍南北尺素
不將同袍莫以恨如之何弟曩不能望氣而知賢人
至加聲色於長年三老雖坐不知亦可謂無鹽唐突
西子矣仁兄不加誚訶反辱折柬足下不失長者而
僕爲宵人至今媿之諸孫本志承厚款異數居然通
東子之愛足下可謂專取仁兼遠絕常倫感哉非

言所宣矣鴻才駿爽翊贊本兵安攘之器中外何
丈夫致身差勝如弟委薊下吏兩困災疠斯夕焦勞
不堪救過故吾都失日以紛拏行且柰何敝轄曹上
舍志尹入商雍便附荒檄奉訊台社倉卒不莊

答陸宗伯

目睹龍光及聞玄論虛往實歸心殊泠然先生日
香燕坐默視寂照闕真宰之化達要眇之育
柱下何以加焉嗒故自鄙庸奔走俗狀
虛不來自揣無由得聞至道然每從

嘉惠如奉清儂人還裁謝率爾不恡

寄張幼于兄弟

不佞往居海上輒向慕君家兄弟明秀爾雅越在東
鄙不一觀大國之風良用缺然丙子歲北征倚櫂
間城下王百穀先生儼然造不佞時不佞謝病百穀
疆起之攬衣初殊頭岑岑既聽王先生玄言清遠如
披松下風肌骨為爽病良已自是定交獨以不得一
當君家兄弟為恨蜀謁范府公府公出足下所為見
懷之作喜甚僕為令不能先高賢而使賢者先令令
可知矣周公瑕名滿海內僕亦未能一修寒暄之禮

僕之孟浪乃爾不佞無足辱諸公友籍然執鞭賢
豪區七之心良有之敢為之門下惟先生崇察伯起
先生文雅淹貫使為之使人興專諸要離之思一
棲兩淮魚腸水尋常人死乎聞伯起所作如姬竊符
新聲雄冠快人人心行一部富目不坐困職事
能掃門懷刺以通致其款款外小詩奉懷
足下虫吟鳳嘯滋為鄙矣

荅徐孟孺

青雀發浦口蒼頭持足下書至急啓檄讀不

徐生曾吞七澤筆徠五嶽雲間有此直令二陸文
黯窳無色矣僕欲苦游辭無當玄帝素王之道又恐
鬼物善妒爲之屏去雕蟲玩心玄虛不
能自割則爲之屏去雕蟲玩心玄虛不
文辭不爲之屏去雕蟲玩心玄虛不
亦弄共指一也
不失聰乎也仙時之
道哉吾向人以此者張茂先所稱豐城之劍延津遇合
光怪動天其必有款即乃僕恨爲一書而綺俯仰高
厚嘗若跼蹐不得與足下書也放述九峯三柳間

下亦且驅車南矣白門柳色依七向人廣陌青馳重
鞭緩步此時視青浦令一檻猿耳而沈先生曠士
下不可不交其人足下龍也處壺中可矣無入人
甲恐爲斷尾他日卜下天門爲東海龍女笑也昔
路斯爲宣城令歸與石氏大人九子俱龍去故
人也僕倘似之乎僕亦夢爲龍鱗甲隱七乘風
海門巨濤者三即今與足下遇合寧獨偶然哉
自愛來書愿得僕長語方冗不能也倚權

不佞於文祇亡所知識獨私心知向往海內
嘗如飢渴晨歲得奉清塵燕市秉燭深夜談天雕
盡披玉屑便自謂不虛此生已從濛濛量移且會
得樞衣拜長公廷尉先生先生曠度一見謬賞把臂
入林廼隆故部舊意以笑語多故俗務嬰心每濡毫
伸紙不能吐一語世以自見於先生門下柰何且
承廷尉先生臨光啟也愚言明公北上坻吳門迺不
一迴車婁東僕以未行報於郵人無從負弩矢親
旌干道左惋悵可言馳七征人蒙犯霜露猶且記
故人於千里之外紙書爛然既及下吏書詞更多

隔款語此為高雅洵語倍萬恒情益令不佞隆慙
亡地矣使者行促率爾附械殊不盡鄙悰尚容堪

寄張太史

往歲旅食京華過蒙足下曠蕩之知僕自度於
國薄譬諸甕盎之物不啻天地之大金時發而
言伊吾自造於村社間以奏於雲門六英之側
失聲矣足下何自得之而嫖母夷光質從
亡其醜塗澤而前乃足下不加唾去

懷柔當不後於常人客歲曾裁一短牋敬候足下
足下南託馮開之轉致之而問之予告又以屬情
仁不諗終得又所誌不通聞仁兄暫辭清蹕之班
得渚宮之下江離杜若雖無事無不可以攬搨
分振藻甚善甚僕不敏在春無狀三吳降洞元
是疚罪在守三丈雖自守三丈治不先將何
仰副知已顛越足與散也水山居家僮還敬修二
附致寒暄之私伏惟崇察外具拙草請教大方因
神注

寄館中諸同年

恭聞年兄拜官從太史事上匡 皇國下先同袍
望雲霄可勝欣豫隆自違清塵遂即險巖比於涉
淮泗之上扶服經年漂轉共會西鄙惡壤華露
如理焚焉而洛洞為青歲復不登為之奈何鼯鼠
技窮矣往旅食京華數奉教於大君子別來何
去諸懷每思修不腆之辭小致寒暄門下而俗
體含毫伸紙不得一語嘗丙夜起步中途踟躕

崇察

上張申二閣師

隆材質味府荷蒙恩師門下特達之知真宰鑿鑿
及賤品銘之肺腑往歲旅食京華杜門養拙不敢
燕見仰酬祭式請嚴時七從稠衆中望見白光階
之下如披青冥翳雲有爛熳况可言泊從小吏奔
西上量移雲門標轉吳楚遠巡歲月數從南天瞻
北斗嘗思修尺一之書敢候恩師相公百福願念
臣下吏恐不當輒用寒暄常語區瀆清聽翹首霄

河山矣共
登三五甚盛甚盛
為災元元廟祭朝夕憂勤用以佐百姓之一二司牧
多闕罪何可文茲當縣丞某上計敬裁短牋附布其
款七之愚神馳 闕下嗟懷台光隆不任瞻仰悚灼
之至

與王百穀二首

君家先君子布衣之依令弟得執筆以從事其間
異伯喈作郭有道碑第足下當代才子而徵君

名聲為之先

促難為前耳別來更日走塵俗中墨卿久踈坐適
 約罪且不可文獻歲當徹一二日視篆為尊君一榻
 管長洲公書竟浮湛殺洪喬抗志乃爾惠書四紙俊
 爽真如飛天仙人可謂前無率更後俗待詔更辱惠
 香盒當坐一小閣中燃龍腦子而讀玉堂香奩諸書
 然非為令事矣日者念足下良甚何時得一稅駕金
 昌卧解嘲軒再與足下談談也足下欲得布一
 縑作大袖方袍青浦故衣也
 首已可斗米一簞耳位地
 落民無生計日織此一布

布一自不售則子婦有枵腹坐足下請云 天子若

知荒政苦東南倘許賜田租今賜租十不當一又上
 海諸縣最稔而賜租與散邑等奈何何以佐黔首之

一二 尊公小傳脫藁奉去請教承諸君子麗藻
 後如夷先在御殆難為容張司馬公墓銘孺穀何

見貽一首昨于此中徐孟孺許見之固是足下所
 廷尉公筆力更適間是老将足下小楷精工乃爾

稱雙絕邵武君寓兵門良久似日促之來竟絕
 而去可謂不念先司馬屋上之烏足下獻

...

當不讓人僕故亦北海座中容區七困一斗大城子
每想聆玉屑之音真如消暵北征何時幸一見報飛
花布一端出械

貞昌典

往歲與曹生曹任之而致君與從素殷生迺不欲自
為洪喬昔曹生兀美廷尉而去未符倒屣此君曹生
訪足下以謝以不佞故作青眼敬謝多情曹生無
大程能足當一隊而心知慕足下此其志可取爾徐
生勇才異等偶以母病不能出門念青山更切也昨
聞邸報是足下命果不足下尊名良是而云起復

何也足下蒙 天子恩擢第一官太史至矣足下
宜何如以報稱足下抱經畧大材非僕選儒士比
居抵掌庶幾張子房鴻夷子皮者流不宜汶汶為
林客足下且被命出處大節大丈夫內斷於心似
必問諸詹尹 陛下神聖翼佑貞良子房少伯不
此時樹尺寸而先竹素則無時矣不佞曩與足下
謙眺青山終非卿家物願足下即秣馬治行大人
操何必箕穎五湖之約請勿復敢言足下計

且所承高篇自是美推

腹哉無論經綸手段即如此執亦何有於
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非僕與足下之謂矣有如
陰實降心下問僕亦不惜白鳥李左車也一笑年
母而下萬福初八日已遣平頭奴歸迎老母計時下
且到辱佳惠良謝文三種完上足下欲僕沉思自
之沉思而竟不能工亦何近作數首書便面奉去
予不知終可教不蘇長公真蹟一卷至少微私印
方輕映一端奉寄足下近况卓以相聞

與周元孚

注歲得足下尺素追往道故嘆逝惜別故人之

辱追維長安把扇斗酒
寵靈於已下日謂范張可作管鮑不死伯樂以中
奉奔走之役蒼萍分手辱足下時上過我逆旅相
黯然雖蘇李河梁之別不過此矣每一念此便使
心折仄下形絳珪組心春雲壑三歲之中兩得請
上旌初七日從鄉父老徊翔故林昔人所謂
足下是也僕不肖牛馬於四方浮萍於南北踐
羅珠耗心力歲月云邁侵尋二毛真世之勞
言業已安之然閱歷漸深世味都盡人生

聞所非至情而言之。愚指蒼天以爲正。讀懷人詩。言言璀璨。胸中之奇。何多耶。邇者出薊門。下潞河。遠陞返刑。焚登覽山川。篇草當更侈。幸不恠見寄。君家季子。詒我長牋。揮霍雄藻。洵有足下門風。楚雖多。才要知君家兄弟。定然寡儔。使人情伏懷。諸君近作效。澤西子。中。大鳴。唯黃高丞罷官。還遣吏從。行更布。數語。冗次。據案。勒狀。百不宣一。令弟不及裁書。幸爲致意。

答徐孟璠

足下出門諸邑。徑俱報罷官。兀然一身。萬事咸有之。

俯仰天地之間。太無聊賴。宦情日以蕭疎。如秋天雲。以故身在百冗。而心益以閒。清夜篝燈。朗兀坐。懷人念舊。濡毫信紙。得詩六十餘首。詩成寂寥。無可語者。急欲寄足下一賞音。而平頭奴適至。良快僕始。無論其工拙。五言古詩以一二夕得六十餘首。亦大挑捷矣。哉。求足下直言。抑揄之。勿有所諱。若生久聞其名。來書小傷於拙。何也。豈刻成當不。

與王元美

人爲用之。則美工古文辭。爲人亦明楚不。

君意念深矣先生其猶海乎以為百谷王則馬生
宜不在塵斥之列馬生又稍解禪理憫不佞紛囿且
墮若海初不佞稍讀西方聖人諸書以求自解脫不
佞畧叩其旨即未必登彼岸比於人代亦可謂越格
先生試與一談無進法然竟不購佛書不可得敢從
先生求楞嚴經一副本甚食多暇結念友人得感憶
詩五十餘首錄去求先生刊定

與百穀

昨友人馬開之過魚頭作三日留抵掌而談天下佳
山川處間及玄素之道甚適開之問美有致其言

寂更精詣相期共脫進賢冠築室西湖之上老也言
之津上至丙夜不能休多世外語若使王先生據
床揮麈尾而談當更有進於此者便可令兩生咋
矣恨不待同此燈燭先惟惟何已新春協風且至
事方興天行復霖雨決旬元元重刊何以官鳥使
宦情益蕭條無賴人奴不識大賢至為發千鈞之
耶聞吳縣公已移去誰當聽此者雅聞胡侍御公
行亮節竟坎廩死往過無錫不能一造其廬其
言誠得以筆足供役甚愿不收其言

主人

與瞿魯夫

去歲居穎得足下及賢郎書語意高古情寄沉鬱
卿信窮愁何其言之工也足下束髮讀書有如微天
之靈至致雲霄立天子丹陛之下即摘藻如春華
亦詞人遭遇之常安能嘆咤萬夫驚動六合如今日
哉今夫大海峯嶽秀特一望浩七平波安流烏睹奇
觀連大風下擊洪波湧起日月跳而不止然後見其
險絕也屈大夫即才氣瑰麗非煩寃胡有離騷韓之
擊公子不遭孤憤其文辭欲齒於蘇張諸君何可

平居視司馬子長一贅史及其下於蠶室爛然文采
遂與五嶽四瀆比壽而日月春光也僕嘗試與足
一抵掌而談從古賢人才子並牙逢時白首富貴
身不見窮愁之事者何人生無一日驢死有萬世
蓋古今同病矣僕年三十五得一第三十後為小
足下謂僕遇乎不遇乎乃三十年以前人出之
艱難困苦無一不備嘗之矣而僕未嘗一日作
悲從此三十八年而徃世間之榮枯憂喜何

其肝腸哉僕才與世相不

之下此樂可以忘死吾聞英雄不為將相則為
免其將相而令就神僊之業亦人生大快何不可
故僕竊以為屈平子長諸公不以此時觀性命之
極逍遙之樂而含毫虎頭舌空文急而託於世是
去人禍而後自後天到也僕以為非計子房四皓均
為漢傑矣之恭劉侯之公卒抗商山之操今
足下以...之可茹也足下勿復
為窮愁之...人長...之逼人而其心於
清冷之...下以...富貴為窮愁即賢不肯
止九萬里哉世人見僕終日欽上操行動事作更

謂僕故修名者且以此求聞於世梯...
及相家廊之士僕不能以官為...亦以此為...
一身為不才吏日崇穢德而求道...豈不...
自廣後五年而尋僕嵩陽匡廬之...元...
此者臭味苟同煙霞不遠

與開之四首

足下嘗言不得見見報恐其別也...
東...王...先生...

天下既不能與拘囚之夫久遊處遠去而可...
十里外群諸豪少年酣暢長嘯大語髣髴乘冷...
於予耳不獨恨恨足下且以妬諸公矣宇宙亦大...
廓矣十洲五嶽何往不可容一么麼屠生而區上...
升斗故從人涕唾下作生涯良足自鄙又安得御...
風騎六氣而從足下萬里凌虛徑度也不穀亡...
惟愿先生丹砂香成惠一粒拯我屠生即無他美...
流調笑亦自可人異時閭風之上具茨之下無我...
其也來後候足下行李發而後返此人頓撲

奔走足下命之遂乃... 長孺欽之非之仲方諸

君作何狀其人... 及諸君驛騷日月五星

至奔追失... 帝謂公等太橫執

僕又忍公... 自戕也言之

笑君典... 也

老母以十九日... 仁兄行一日而輒荷見

敬道雅意於老母前矣仁兄之華亭日與諸故人

笑為樂第一別足下便與輿臺為伍退坐一室

大寥念足下腸腹真如車輪弟固不知為令

今也室七六月坐同五十五

不得飛揚隨足下爾旬日返西湖西湖花事且爛熳
然吾家篇篇湖當亦不減嘉則昨日書到云仁兄曾
有湖上看挑花的渠且有致江意仁兄歸當與此公
遇僕亦託其... 去冬大雪... 人事如... 知又... 法度... 楞嚴... 涼當...
... 不辨將來歲時不... 夕... 香... 讀... 便自清... 相見

無期可勝紆軫

小刻足下與長孺意既決敢不惟命新舊宗並奉去
在兩君裁擇目錄且無刻隨有得不妨次第寄往兩
君業為叔... 日有人走西湖工直... 處分兩君貧士不如令...
頭猶有俸錢不以相累費公神思可爾

與孫以德二首

隆疎庸薄命行與時常相左天猶不蔑小人得...
二三兄弟二三兄弟咸海內名流不我嘔去使

豈不以隆雖鄙行能不齒而此中頗實亦為諸君子
所寬世人了不識所以謂璣尼鯁生何乃抗顏人代
間多大人之遊此豈惟他人無侯亦自疑之矣然僕
亦知自守聲教蓋良以黃庭堅自是二三兄弟驩然
如故蚤夜靡磨君臣之義以昭知已者蓋所
非至情恩均彼日此中
作語子世世將迎
命而彼於憐媿母百
之口不惟僕羞之亦先生之所弗是也居此中歲餘
頗以志行無他為賢士大夫所併容至部中父老子

弟久益相安僕守身如處子即一顰笑亦在不
不獨力求為文士解嘲且亦自免罪過而偶遭天下
寥廓士不堪時露抗浪非敢云英雄本色亦端為
氣未除仁兄何以進之泥塗賤士何能一日而忘
霄故人故人念我當亦不減會面無期北望雲漢
以德太史仁兄足下數日前邑貢唐生來附致八
心緒如蠶絲了不可抽抒心則易下筆則難
肯幸辱仁兄友籍仁兄之視不肖何如蕭大

張范陶七於永夕方之今日芳風

不達足下雅意便疑足下小有厭薄寒威意住
答頗傷和平僕之鹵莽乃若此譬之嬰兒祇以一
忝故便足號嗷涕泗橫集僕行年近四十而猶有童
心宜志行不立德業無聞也然謂非厚足下不可長
門之怨團扇之歌怨生於情令僕遇塗人當不若是
又意氣易動殊烏淺夫而悲喜成具不失赤子矣不
肖流落風塵三十餘年涉世多矣中間更歷人情態
態不可謂不深搖精泪神鑿此混此即今滑稽園
何所不化而自信赤子之心終未淪喪即事親交友
務篤厚不敢浮游提身好蕭索居官而有愛百姓之

自快世人不肯深察第以爲孟浪之士不復可以
豢羈繼如是則孝友慈惠忠信蕭索必屬之闕
夫而豪爽快士無一而可即蘇長公文丞相諸君
大稱冤乎此言又近童心聊足爲足下捧腹之
居此中日勞神塵溷夜則篝燈兀坐焚香吸茗
好讀釋老諸書真心寂照恍若有得大地之中
擾上何異朝菌榮枯蚊蚋起滅敝精勞形以
委謝盡成虛幻大丈夫當包羅造化

身鷄鶩爭食也世人仕宦託興山林往往
口絳煙霞情繫軒冕彼固聊以此爲高致非本性
僕自無貴人之骨富家公之相非敢遠託山林爲
第願影自照此子似終宜丘壑爾足下此興不淺
業爲人所畧識恐終不得自解免進而三公退亦
可浮五湖名在凌煙又復挂蘭臺石室如韓稚圭
人良亦不俗足下圖之

與董陽明

僕之疎庸乃作簿書吏又得護邑也匪敢云干將
覆其實使跛驚晞驥也視事以來日夕欽上求爲

士一解嘲而才力短矣往居東海時好弄筆墨日以
執鞭之役從諸君子遊多聞齋給如足下尤不佞
注想願不佞居江止蕭曠之野與足下遊處稍不
不能時上把臂相飲然相見未嘗不款曲也今不
不幸爲吏爲文法所拘持屈首受事不得如曩時
隨豪俊雅遊而私中緝結如幽囚人男子在世不
封侯廟食希天壤之烈而垂竹帛之聲即五嶽
何處不可寄傲何至局促一官眷戀五斗爲

之所籠絡長往快起會頃有日不即引去

當自見伯翼不通一字者三年送足下小及不佞
猶感其不忘足下之上海不能爲不佞屈固知逸興
游龍非野羅而制讀來札宏放軼塵洎讀高篇又纏
纏整澹欽法何已小刻板已毀自去年來久忘此意
青溪集板嘉則先生業詩以去亡以奉命野語請教
教附不悞

與嘉則先生

歲杪無使羽無從一寄訊念先生不去懷中老母東
歸承先生時過存具見長者高義二月十九日家兄
始奉老母抵署中得先生手札如睹先生之面矣

居多暇誰與周旋新篇幾何渴欲一洗塵心幸不吝
見寄花朝開之兩度見過居齋中俱數日劇談高
騷如常時恨不得先生在座吾兩人相念如出一
矣此時西湖春事正盛湖上樓船隄邊士女六橋
柳夾岸桃花良可遊適開之正在歸途先生以此
出門計三月初旬可值於湖上開之高曠軼塵精
肉典篤於友義深於人情雖玄朗出世而用情
知先生深至日夕與不肖私語可謂傾向大賢
矣

嘉則先生傳一首傳先生固多名筆乃隆不肯
謂知先生於行輩中為最深握筆者余小子何敢
讓文字即未精工其言先生大畧若是敬奉去惟高
明自擇焉中間插寫胡司馬及先生行實一一頗得
英雄本色差少法度耳聞之固欲為我翻刻小集不
得已付之先生傳亦已付去外臨別時有七言律一
首送行李不及錄彙之武林幸持原彙付梓人新舊
集再乞先生一判定焉獻歲又復苦陰雨更綿今月
廿三苦成淫神是日乃霽微天之幸二亦有望矣來
書言明州災異可畏濫竽一命自多苦心先生欲

與孺穀

山栖亦復有世道隱憂夫葵猶不恤其緯而憂家國
况先生哉孺穀田叔鄭明仲初諸君時時握手不
緒多端臨書屬百冗不盡所欲言

仁兄客具門第不能尋一便奉晤中心軫結而
亦悵雲間跬步不肯暫過衙齋昨致書百穀
不念先司馬屋上之烏誠恨之矣司馬公

一冊昨於雲間一友生處見則百

足下可爲原作付之或擲弟轉致何如
季作何狀久不得一奉晤言結念良甚爲司馬
襄事弟坐羈職守不得走會矣一申白茆絮酒之
恨同終天孺覺孺慰二兄不及裁問爲致拳上伯
不通一字者三年第三致書矣近作詩送董陽明
小及不佞乃不佞猶感其不忘嘉則先生東海高
今論定矣足下不可比屋而失之百遍過從一夕
古

與甘應溥侍御

往歲居京師幸得以同袍之義數奉顏色接緒論

是以爲足下僞儻之士閱廊多聞即亦徒行足下之
面而未得足下之心今而知足下高朗粹白嶙然
紛之外關茸剪庸之徒固唾去不論雖世號稱慷
有氣者尚未必能歷足下之藩垣凡士大夫之氣
而光外耀者其器猶淺矣至人懿德譬猶滄海爲
倉元氣下爲百谷王尾問洩之不爲涸川瀆歸之
爲盈是所謂上善也足下之器似之交遊中得
足下可爲吾徒增一恒岱然不佞竊有疑於足
言云足下苦爲令僕苦爲吉士此非足下

不拔俗之標逸群之骨了了於此矣矣此而
為僕發然僕亦有以自廣自為令以來入困簿書
遭官長罵詈良足以稱苦而僕未嘗一日作愁眉人
以譽聞不為喜以毀聞不為怒頗動職事定嬾將
升沉之事一一委命主者而足下云云豈亦所謂
人知君君不知故人耶簿書小暇亦惟是二三故人
馮開之沈嘉則時七相聞問而此中有士曰莫廷
徐長孺彭欽之皆藻雅冲亮可與言僕雖處泥塗不
悶也偶意興所到吐一二里言伊吾北窓下自取
意而止而謔者有謂空文無當無補於殿最之毫

所知遂舉以相戒嗟嗟令賤子日夜工雕虫之技而
置民事都不問以廢職業而買虛聲則吾豈敢僕不
過偷取一時之暇或夜懸燈一子一編以解煩散鬱
及吐一二言自為愛國其說中者已居官而至
以讀書修執文為戒亦可悲矣夫官之德德足以
官者何限而勤文章火解恣求海男子進不得志則
有長竿可投何為嗷嗷自苦足下冠惠文冠立柱下
為貴近臣賤吏瑣尾不當復為此言進然足下之
論非心有其尊官者是以僕輒歎口無忌不然

禁不敢前矣

輿董太史

弟之於仁兄豈特附在青雲之末稱兄弟行然後相善也豈自德用同遊膠庠外託交遊內連蕪葭豢至厚矣其後以貧病之故就食天下又出入雅相親無何同舉於鄉試其士友間之譽益隆同歷險夷鮑叔夷吾情好益篤馬市常行中道而別今是下聳壑昂霄天下仰望以承而弟願效其節於部賦諺云焉龍焉猶此其歸歟弟素服七私而故飲如昨不以泥塗見道弟是以而信是下長者而不佞未免有童心作吏以來日坐塵冗久未布其區也恐足下自以

能終厚故人而不佞乃為佞其然也我亦於其媿其心退縮則弟益不知足下矣其敢擬肝挈膽一吐露焉然不佞實非敢為也弟素服七私而故飲如昨不以泥塗見道弟是以而信是下長者而不佞未免有童心作吏以來日坐塵冗久未布其區也恐足下自以明之廬珪其特也弟素服七私而故飲如昨不以泥塗見道弟是以而信是下長者而不佞未免有童心作吏以來日坐塵冗久未布其區也恐足下自以弟奔走瑣庸徒奉命而不敢違大人不意即郭才人嫁為廬養卒婦長恐一旦覆蕩而和已辱庶中厨朝夕惟虞蛾眉薄命得免主人翁捶楚罵詈足矣畢安敢望仁兄聽此當為婁其不歡作詩時偶語多味尚失次幸勿以為訝年伯父

亮平安善飯幸道隆問訊

與馮駕部

往居京師受事司馬署中雅知明公博洽之材忠篤
之慮韜精葆光不外耀沉幾內訓真人倫之卓絕
吾徒之師表僕私用歸往而天性踈拙不善納交明
公亦復尚玄守唯恂上厚默莫逆於心相視亦不笑
矣以故日處一堂上言而失明公夫彼此相慕悅有
當於心雖文

言道所懷如山林樵

自有太上

有不稱故人者非事情矣讀明公所惠長牋文字
古識慮沉雄至讀韻語瑰壯奇麗坐失岑王迺若
說當世之務鑿中窾抱慷慨朗暢之氣而以平
出之固知明公曄燁君子他日不獨擅文章名
當以功業顯乎今天下有士如明公即僕又不
私自悔其相知晚矣不佞待罪岩邑奉職亡狀
災傷蚤夜濯磨罔敢隳棄而才智鄙庸亡能佐
之急之一二何以仰副拳上敬修不腆之辭

元平無次家納不宣

不復往居都門辱二三兄弟謬愛日夕過從
席每恨短晷或一朝不把手輒有山河濶絕之思
足下迺獨迴車息影不爲通者半歲偶遭於路掉
去如市人僕素慣也察深中便謂二三兄弟中
薄不佞者無如足下而不知足下之鍾情特厚也不
佞昏瞶無識罔識足自哂而足下之真誠簡樸了無
機事謂非羲皇以前人可乎向聞足下之言云僕雖
愛子不啻飢渴而天性疎懶偶不交懷一次爲通及
至相見同儕中又偶不及作寒暄數語去後未始不
悔也復已已偶而相踈亦偶而相厚人情有如此

非太上之遺教也或累月不一會也輒驩然
嗟僕自信平生時而任真了與世俗異而機事
意盡機事都盡去有若足下者也酒德同於伯
同起於蒙莊所啓者特猶有文章所多者官
若世人深不深則以爲淺夫不可與任事天下
深者所了深也而其器易滿不失爲淺
士但不爲機穿臨事當機安知其不況

方寸莫谷對面九疑一機

亦來不然造物能被壞之矣天下巧者多矣
謂僕拙乃僕猶恨其巧以僕方般僑則誠拙者
抱甕灌園丈人則僕之機事亦多矣僕而誠拙
不遠今之苦塵盍中者徒以未大拙也足下近
矣何以教我指我迷方開之冲淡可與足下共
土近訪僕署中盡遺氛溷作世外語如飲水矣
恨不得與足下印正焉

與箕仲

足下居西營開造更以筆札之役頗聞勞

心知者亦不希矣世有賞音何妨奏不水賢一
出長安紙價爲貴也昔錢郎之居京師夫必如此
足爲吾曹吐氣若弟之濩落當復何言數奉教賢
擇地而蹈不敢踰法度尺寸至能波取博典忍以
名舉實鄙賤所未能直以能骸無端而得罪大人
者有死不敢爲若苦細民而媚貴人屈正法而
德誠忍心不忍也悉力周旋使人人得所欲而
無失名譽即僕亦愿之然人心不足多口亦

貴相知心事以格外見亮若

夫而自信終不敢爲穢德以負知者若
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僕念此矣所以不求知
人而求知足下如以多口交譽爲賢則阿大夫何以
意如必以毀言日至者爲賢則董黃諸公聲施後世
矣此何可爲捷僕居此中無治狀可稱弟不但操行
即一舉笑亦不敢苟而噤上者猶向肩吾不休僕何
敢知其人即知之何敢恨也善乎馮問之之言曰用
君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僕雖不肖敢忘此言然
僕定有一事不敢爲知也隱平生好弄墨今爲簿
書吏固嘗決意焚楮研墨志治萬善庶幾得職而

文人不堪技藝又好折節時賢旁觀不察或以爲
近名百日墨守一朝而失之片語出人問便是誨
明知其如此而不能割也譬如甘酒嗜音者雖或有
戒父兄時或當前故病旋發使僕盡捐筆墨一意
習便覺大無聊賴亦不能知有官人之樂矣然以
故長恐爲世人口實而勤苦恒倍於他人黔首之
以身任之即至猥瑣勞瘁不敢辭足下所知也
之人進退維谷假使僕雅無文執之好而別
人將舍我乎語云順風而呼僕今呼逆風

怨之言不覺融綫恐足下厭聽

與楊公亮

開之來俱道足下氣骨勁真風度疑遠真張曲江宋
廣平之流而文采過之又與開之相善開之玄寂務
愉閒露蒙氣細叩其中終是風塵外品僕居鄙穢
此君相存銷吾習氣進以玄理每一談對如披松下
風冷然清絕僕流落湖海三十年中間涉歷風波飽
嘗世味不可謂不習矣迺往者居長安猶以骯髒有
聲不能諧俗逢心頑質非可物化速淪一今日作烟
子驅馳糞壤間內為文法拘持而外遭官長訾詈

始際心屈首俛而就羈繼多務勞人百憂相煎習氣
漸平似得磨鍊之力而頭顱亦日漸種七矣故邑
土瘠賦重民貧俗囂介於諸大縣之間大人長者
如星豪右窺伺備得勞觀案牘山委冠蓋蜂涌大
日責禮貌禮儀失則大家怨小民日望恩澤思
下則小民怨一意竟郵黔首而修令之職事則
不行易以得罪置閭閻之隱憂一切不問而惟
奔走將迎則失居身之象又民亦有口不可

言則官常大嫌而必不允保行

之所宜自處也將奈何哉僕本蛾眉薄命斤斤
度自守庶幾不爲同袍羞又見此中寔苦灾罷勉
拊循厚卹小民而薄奉士大夫外節閭閻之費而內
自甘澹泊此不佞區區一念微情亦爲令之分也而
旁觀不悅者或反指爲奸名說如僕日就不肖以身
爲壑豈惟此中士大夫亦足下亦必明目張膽而
斥之矣其間曲曲盡也足下以爲僕
遭此若耶不若耶里活言笑啼俱不敢方信做人
雖僕甚類之言此不能不破壯士顏矣僕亦何言而
道此煩悶事向足下曉也不休願時江湖俯仰夫

是爲快然語而龍足下亮之足下奮翼奮雷
日起文章命達絕出寒賤僕不敢妬亦不敢羨
物各有分安見雲鳳而嗤糞蛆安見離鷄而羨
可知其分何不逍遙僕偶捉筆向故人道往論人
情感慨僕平居寔不長如此僕而長如此不達